

試釋所謂“寡子卣”

李學勤

前些時，爲了考釋吳鎮烽先生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》0420 著錄的卣簋銘文，我寫了一篇小文《新見卣簋與“周有八士”》。^{〔1〕} 卣簋的銘文是比較特殊的，其罕見的特點之一，是銘文篇首冠有一個與下文不連的“子”字。我那篇小文已經說明，這樣的“子”字並不是作器者的族氏，而是作器者和該器所祀“父辛”相對應的親稱。文中曾引據我 2001 年發表的《長子、中子和別子》裏的實例對比。^{〔2〕} 不過，我 2001 年同最近寫的這兩篇文章，都未能引及有着同樣特點的“子”字的另一件重要器銘，即有名的所謂“寡子卣”，這是由於卣的銘文長期沒有較好通讀的緣故。在卣簋拙文寫完之後，我再三繹讀“寡子卣”銘，略有進益，現在把我的想法寫出來，供有興趣的讀者討論參考。

所謂“寡子卣”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5392，係清宮舊藏，最早收入《西清古鑑》，歷來著錄詳見《商周金文總著錄表》5906。^{〔3〕} 該卣蓋、器久已分離，蓋現藏上海博物館，器現在臺北的故宮博物院。這是一件蓋側有突角、腹下部膨出的卣，屬於《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》所分卣的Ⅱ型 3 式，^{〔4〕} 時代在西周早、中期之間，即約爲昭王、穆王的時期。

卣爲蓋、器對銘，均係三行十八字，但行款稍有區別，以下依蓋銘隸寫：

臯不弔，壽乃邦，
烏虩詒，帝家呂

〔1〕 李學勤：《新見卣簋與“周有八士”》，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17 年第 1 期。

〔2〕 李學勤：《長子、中子和別子》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2001 年第 6 期。

〔3〕 劉雨等：《商周金文總著錄表》5906，中華書局 2008 年。

〔4〕 王世民等：《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》第 125—129 頁，文物出版社 1999 年。

寡子，乍永寶。子。

銘末的“子”字，器銘則在全篇之上，第二行的頂端，更明顯地表明不與其下文句連讀。

卣銘的“子”字為什麼這樣擺，在同匚簋等對照後，就不難解釋了。在卣銘中，“子”同樣是作器者相對作器所祀親長的稱謂，即是親子的關係的表示。

銘文第一行的“臺”，在古文字中習讀為“敦”，是卣的作器者的名字。通讀這篇銘文，可知是以敦對其父的口吻陳說的。因此，這件卣應該叫作敦卣。

“不弔”，“弔”讀為“淑”，《詩·關雎》毛傳：“淑，善也。”“不淑”見於《詩·君子偕老》等篇，意思便是不良、不善，在卣銘中是作器者敦自訟之詞。

“淑”下面一字，疑从“辜”聲，擬讀為“愆”，《禮記·大學》鄭注：“猶覆敗也。”

“乃邦”的“乃”是代詞，意云你的。卣銘是敦對其父陳說的口氣，所以“乃邦”指的是敦父的邦國，而敦就是邦國的繼承人。敦自云敗壞了其父的邦國，可能是他繼承君位，治理失當，造成了國家的損失，從而作器祀父，告於其在天之靈，體現悔改之心。

“詒”即“哀”字，“哀”从“衣”聲，這裏不過改从“口”為从“言”罷了。“嗚呼哀”即文獻常見的“嗚呼哀哉”，是敦的嘆辭。

“帝家”的“帝”讀為“嫡”，“嫡家”當指敦父子所屬的國君宗室而言，王暉先生最近有很好的討論。^{〔1〕}

“呂”即是“以”字，通讀為“已”。^{〔2〕}寡，《說文》：“少也。”“嫡家已寡子”，意思是講君室業已少有子息了，揣想這是敦對受祀的父親說，現在沒有別的人能代他繼承君統，意味着敦本人仍將在位下去，看來這正是敦作器祀告的本意。

現在依照上面的試釋，將卣銘重寫出來：

敦不淑，愆乃邦，

嗚呼哀，嫡家已

寡子，乍永寶。子。

這裏所說必有不妥，敬希大家指教。

（李學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
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）

〔1〕王暉：《西周金文所見大宗“收族”現象研究》，《史學月刊》2016年第12期。

〔2〕裴學海：《古書虛字集釋》第13頁，中華書局1982年。